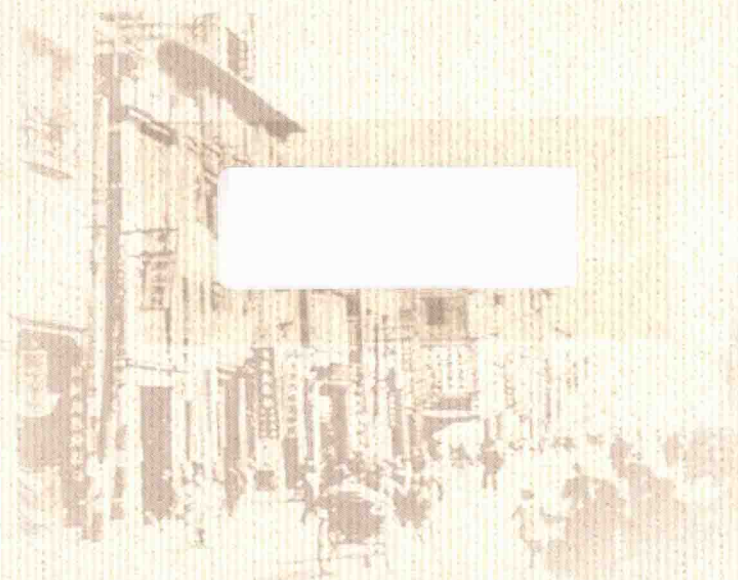


IMPRESSIONS
OF THE
REPUBLIC OF CHINA

齐明月 选编

民国印象

唯有时间 懂得爱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IMPRESS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

齐明月 选编

民国印象

唯有时间 懂得爱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印象：唯有时间，懂得爱 / 齐明月选编。

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-7-5171-1312-6

I. ①民… II. ①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6359 号

责任编辑：郭江妮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8.25 印张

字 数 150 千字

定 价 2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312-6

写在前面

只有好的，完全的爱情，才能饱饫内心荒漠，才能带给人智慧，让人脱胎成更好的人。一场好的爱情将你覆盖，给你温暖，让你忘怀尘世一切不堪，躲进其中，乾坤干净，想来真是极度的奢侈，不是谁都能拥有的。现实中，也许一千万人里只有一对才能成为梁祝，才有机会化蝶。仿若一切无望，却依然景仰于爱，像景仰一种“不死的欲望”和“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”。

都说时代造就英雄，时代也会成就爱情。一个不曾有过的时代，成就一个个不会再有的人，一段段不会再有的

爱情。当徐志摩、沈从文、周作人、张充和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瞿秋白、朱生豪、丁玲朱自清、梁实秋、石评梅，这些名字长长地连在一起时，就构成了一种种叫民国的气质，一桩桩叫民国的传说，一件件叫民国的爱情故事。

那些爱情，和他们的身世、学问、著作一样，禁得起经年久藏，不会随便在哪个屋檐下，朽了；同样也禁得起口口相传，不会在千万人口中呼出的水汽中，锈了。

民国的爱情，就像是一剂绝佳的配方，种种材料交错混杂，比例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这般独秀，方才可以传家，传千秋万代。

我们，一代一代的人，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，继续生命的旅程，没有更多欢悦，也没有更多悲戚，只有从未老去的爱情，盘旋不去。

最后，愿天下有情，不负斯土。

——编者

目 录

人生初见

水样的春愁 / 郁达夫 / 3

荼 蘼 / 许地山 / 11

初 恋 / 周作人 / 15

初恋的自白 / 胡也频 / 18

温柔的防浪石堤 / 张允和 / 27

忆初恋 / 吴冠中 / 31

尺素传情

与妻书 / 林觉民 / 39

灯 下 / 白 薇 / 43

你是我走向光明的热望 / 朱生豪 / 46

彼此不相负 / 徐志摩 / 49

哭 摩 / 陆小曼 / 53

一地相思，两处愁 / 朱 湘 / 61

因为爱你 / 郁达夫 / 70

一切琐碎皆因爱 / 萧 红 / 77

人间重晚晴 / 沉 樱 / 101

你是我生命的依托 / 高君宇 / 104

致胡也频的情书 / 丁玲 / 107

一支易折的菰苇 / 沈从文 / 112

恋恋情话

别 蕙 / 柔 石 / 119

她走了 / 梁遇春 / 121

红 豆 / 陆 蠡 / 125

一个古怪孩子的爱 / 朱生豪 / 128

云鸥情 / 庐 隐 / 140

不算情书 / 丁 玲 / 144

湖畔哀歌 / 石评梅 / 153

太太的更正 / 徐 訢 / 159

不像情书的情书 / 周恩来 / 171

见着你，如乌云里见了青天 / 陆小曼 / 176

月 下 / 沈从文 / 180

执手风雨

致亡妻 / 蔡元培 / 187

给亡妇 / 朱自清 / 191

一个小农家的暮 / 刘半农 / 197

灯 / 缪崇群 / 199

家书一封 / 老舍 / 202

莲花落 / 穆时英 / 204

一切只是为你 / 闻一多 / 212

黄昏恋情书五扎 / 梁实秋 / 219

我的婚姻 / 林语堂 / 227

恋爱与求婚 / 林语堂 / 233

我的婚姻 / 茅盾 / 238

再忆萧珊 / 巴金 / 251

人生初见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间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

水样的春愁

郁达夫

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，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，但在当时，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，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，耸着肩，摇摆着身体，用了读《古文辞类纂》的腔调，高声明诵着皮衣啤，皮哀排的精神，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。初学会写字母之后，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，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；于是教英文的先生，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。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，并且还去问过先生，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？先生笑着回答说，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，就只有你们在读

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，同学们于失望之余，反更是皮哀排，皮衣啤地叫得起劲。当然是不用说的，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，几本当教科书用的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《御批通鉴辑览》的黄封面上，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。又进一步，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，操英文说着“你是一只狗”，“我是你的父亲”之类的话，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；而实际上，有几位乡下的同学，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。

因为一班之中，我的年龄算最小，所以自修室里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，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，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。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，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。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，困于家境的结果，怕羞的心，畏缩的性，更使我的胆量，变得异常的小。在课堂上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，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，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，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。因此，在校里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；而礼拜天或假日，他的家里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。当课余之暇，或放假期里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，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；但形秽之感，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，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，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，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。他以他的美貌，以他的财富

和姊妹，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，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。而尤其使我羡慕的，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，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，个个是和他要好的，但他也实在真胆大，真会取巧。

当时同我们在同年辈的女性，装饰入时，态度豁达，为大家所称道的，有三个。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，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；她住得和我最近。还有两个，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，在交通不便的当时，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，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；她们俩，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。这三个女性的门前，当傍晚的时候，或月明的中夜，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；这些黑影的当中，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。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，没有上课之先，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，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，如“我看见她了！”“我听见她在读书”之类。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，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左边，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。

赵家的那位少女，皮色实在细白不过，脸形是瓜子脸；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，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，衣服式样的新异，自然可以不必说，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，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。

她们家里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，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。门前是一排柳树，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；对面的一带红墙，是学宫的泮水围墙，泮池上的大树，枝叶垂到了墙外，红绿便映成着一色。当浓春将过，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，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，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，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，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，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，更何况楼头窗里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！

此外的两个女性，相貌更是完整，衣饰也尽够美丽，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，出来总在一道，平时在家，也老在一处，所以胆子也大，认识的人也多。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，已经是开放得很，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，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，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，数目特别的多，种类也自然要杂。

我虽则胆量很小，性知识完全没有，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，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，是读书人的大耻，是没出息的行为；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，喉头的苹果，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，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，到得冬来，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；老实说将出来，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，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，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。

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，因为距离的关系，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，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，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，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，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说，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法的妖艳的花，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，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，平时不过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，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，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，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。

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，故而三日两头，总有着见面的机会。见面的时候，她或许是无心，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，对我微笑一下，点一点头，但在我却感到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，和她见面一次，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，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。因此，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，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，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，想避去和她的相见。但遇到了她，等她走过去后，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，心里又老在盼望，盼望着她能再来一次，再上我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。

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，听说“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，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，生怕她从此一去，将永久地不回来了。

同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，不知在什么地方，透露了消息，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。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落课之后，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今天下午，赵家的那个小丫头，要上倩儿家去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？”这里所说的倩儿，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。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，立时就涨红了脸，喘急了气，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，尽在拼命的摇头，表示我不愿意去，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；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，得着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。

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，当然又是一番争执，但经他大声的一喊，门里的三个女孩，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；已经到了她们的前面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，自然只好俯着首，红着脸，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刑囚似地跟她们到了室内。经我那位同学带了滑稽的声调将如何把我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，她们接着就是一阵大笑。我心里有点气起来了，以为她们和他在侮辱我，所以于羞愧之上，又加了一层怒意。但是奇怪得很，两只脚却软落来了，心里虽在想一溜跑走，而腿神经终于不听命令。跟她们再到客房里去坐下，看他们四人捏起了骨牌，我连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，坐将在我那位同学的背后，眼睛虽则时时在注视着牌，但间或得着机会，也着实向她们的脸部偷看了许多次